

赴港拜会金庸

□李冰



金庸(左)与李冰合影

与内地同根同宗,港澳文学与内地文学同源同种。香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中居于特殊地位,是联系国际上华文作家的桥梁,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梁,加强与香港作家的紧密联系,可以辐射华人文化圈、扩大中国文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打算尽快启动重新吸收港澳作家人会的工作。

吸收港澳作家人会,首先想到的是金庸先生。经与铁凝商量,我准备亲自去香港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赴港拜会金庸先生,带件什么礼物呢?反复斟酌,最好是请韩美林先生给金庸先生画一匹奔马。古今中外,画马者众多,而韩美林先生的马是独一无二的。韩美林先生欣然命笔,画作装裱后,又配了一个精致的画框。画幅很大,携带不很方便,我们一路上由两个人抬着,到了香港,又送到金庸先生面前。金庸先生仔细端详画作,十分高兴,再三让我们转达对韩美林先生的感佩之情。金庸先生还兴致勃勃地邀我在画作旁合影留念。

双方落座之后,我简要说明来意。听说我是专程来征求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金庸先生满面笑容,很真诚地

问:“我合适吗?”我说:“当然。首先要您自愿,然后还要履行手续。”金庸先生问:“是些什么手续?”我作了介绍。金庸先生认真地点点头说:“我同意。”接下来,我们边用餐边闲聊,谈到了文学,谈到了养生,也谈到了版权。金庸先生知道有很多盗版的金庸武侠小说,他轻声地说:“我看到过,盗版书印的质量差,错字也多。”然后面无愠色地一笑。我感到这笑,不是无奈,而是大度。

金庸先生的勤奋令众人仰望。他学习勤奋,一生以读书做学问为乐,年逾古稀仍在读博,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名衔、荣誉院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写作更勤奋,写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十多部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继承了古典武侠小说的精华,又开创了新的范式。金庸先生还写了多部电影剧本、大量的《明报》社评。金庸先生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上连载。从《神雕侠侣》开始,他在《明报》上连载,每天700字,边创作,边发表。他除了为《明报》每天写武侠小说,还每天写一篇社评,业内的人都称他“左手写社论,右手写武侠小说”,是“左右开弓,文武双全”。这样一种写作状态,一直延续到1972年写完《鹿鼎记》。

金庸先生当时的写作压力与今天的网络作家有些相似。一旦开题,作者要日供,读者在日日跟,断供是不行的。同样是“快写快发”,但金庸先生文章的质量是现在网络作家们无法比拟的。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故事情节悬疑传奇、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场面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也炉火纯青,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而现在不少网络小说,过分热衷于情节化、娱乐化,文学性大量流失,作品形态粗糙、文词贫乏,甚至信手涂鸦,美学质地一片芜杂。金庸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网络小说也属通俗文学。通俗文学也要讲究寓教于乐,弘扬主流价值,传播正能量;也要讲究构思精巧,语言雅致。在“快写快发”的催促下能做到出手不凡,只有靠丰足的学养和深厚的功底了。这方面,我们真该认真地向金庸先生学习。

■赣南笔记·之三

铁山垅镇位于赣州市于都县南部偏东,距县城37公里。这里东邻会昌县白鹅乡,西南与靖石乡接壤,北连禾丰镇。全国九大钨矿之一、著名的铁山垅钨矿就在这里。钨是一种特殊的稀有金属,极难熔化,硬度高,延展性强,在常温下不受空气侵蚀,甚至不会与强酸发生反应,具有很高的稳定性。所以,在工业尤其是军事上有着广泛的用途。也正因此,不言而喻,这座全国闻名的钨矿也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价值。

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我来到铁山垅钨矿。我一直觉得赣南的大山有一种独特的雄浑气势,似乎蕴含着强大的气场。而于都的山水则于这雄浑之中又有几分秀美,如同水墨画中的一缕亮色。车行至铁山垅境内,便可看到一座座高大的尾矿堆。这是经过冲洗筛选的废弃矿石,当地人称为“尾砂”。

这片矿区已有八十多年的开采历史。相传上世纪20年代,当地村民上山挖竹笋时,偶然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颜色乌黑,其间还有晶亮的光泽,于是便捡拾回来。后来此事被精明的矿商知道了,很快判断出,这是一种叫钨的稀有矿石。也就从这时开始,各地矿商蜂拥而至,并很快建起专门收购矿石的货栈。当地村民也就争相上山捡矿石。当时的矿石价钱是由矿商说了算。据记载,1924年6月“华记公司”收砂栈的牌价很低,仅8个铜板一斤。后有“广巨安公司”等一些矿商接踵而至。再后来也就有了铁山垅钨矿。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今天的铁山垅钨矿以生产优质的黑钨精矿而闻名。产品既可火冶,也可水冶,而且综合回收的附产金属有铜、铋、铝、锌、锡、银等等。

我来铁山垅钨矿,是因为这里曾有一段特殊的历史。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创立中央苏区。为打破当时的经济封锁、解决经费问题,1930年冬,红军的一个团来到铁山垅分水坳,开始参与钨砂开采。根据中央临时政府关于发展苏区经济工作的指示精神,采矿计划提出“详细调查、拟定恢复和提高钨砂生产”的方案,于1932年春成立“中华钨矿公司”,并在大窝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的弟弟、时任苏维埃人民政府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毛泽民到任后,按照苏区中央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发动群众,团结商人,与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阀陈济棠部队开展各种形式的“边境贸易”。据当时统计,仅1931年至1934年4月的4年间,铁山垅钨矿生产的钨砂就达4193吨,财政收入430万银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片矿区很大,隐在群山中的一个山坳里。矿上的人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据老人回忆,当年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苏区进行“边境贸易”,其实对这片矿区觊觎已久,一直想寻机将这个钨矿据为己有。当时的红军已看出陈济棠的野心,在战略转移之前,便将已开采出还未来得及处理的大量钨砂深埋于地下,以便将来有一天回来时再重新挖出来。但是,当时负责埋藏这批钨砂的人后来都已不在,于是这些钨砂究竟埋在哪里也就成了一个谜,也成为一笔神秘的宝藏,至今仍未找到。

当年在这个矿上曾有一个二百多人的劳改队。劳改犯人有恶霸地主、流氓土匪,还有犯了罪错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也就是这个劳改队,引起了我的兴趣。

当时犯有罪错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情况也形形色色。我曾有一份资料上看到,在这个劳改队里有一个红军的科长,曾经负责苏区机关办公用品的管理和发放。当时中央苏区办公照明是用油灯,烧的是可以食用的豆油,所以大家每月来这位科长这里领取办公用油。当然,那时苏区的生活可以想象,很艰苦,伙食也很寡淡。于是这位科长就经常把大家用来办公的豆油私自拿去吃饭馆让人炒菜,或者换酒来喝。后来他的这种腐败行为被群众举报。经上级调查,竟然还有其他一些贪腐情节,于是就将这位科长连同下级的几个人一起处理了。

就是这个红军科长和他手下的几个战士,后来成为我小说中的人物。

当地一位朋友为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红军在战略转移之前,为保护这座极具价值的铁山垅钨矿,不让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有效地利用它,决定将所有的巷道口都炸掉,这样也就可以将矿坑封存起来。而就在炸掉这些巷道时,却将其中的一个巷道忘记了。当时在这个巷道里,有几个劳改犯人仍在采挖矿石,他们对外面发生的事还浑然不知。这其中有土匪恶棍,也有两个犯有罪错的红军战士。后来,一个战士偶然得知了外面的情况,于是和战友商议,为保护这个巷道,也为了不让这几个劳改罪犯趁机逃跑,决定在巷道路里面用炸药将这个巷道口炸掉。就这样,他们把自己连同那几个罪犯,永远地封在了这个巷道里。

我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很久。我一直试图想象,这两个红军战士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傍晚,我来到矿区的一个山坡上。坡下是一条小溪。由于多年冲洗矿砂,溪边的石缝里已积了细细的一层薄沙。溪水流淌的声音很轻,听上去也很清静。我朝群山望去,心里在想,在这些山峦的下面还埋藏着多少故事呢?而这些故事,也像钨砂一样珍贵。



对一座岛的思念

□曾剑

月亮升起老高,岛在深蓝的夜空下披着一层银光,脚下是无际的海水。远处的指航灯倒映在海面上,海水波光粼粼。银光从脚下向远处扩散,一个浪,又从远处向脚下袭来。天水相接。两个哨兵,面朝大海,凝望着海水,凝望着远处的灯塔。在夜的微暗里,他们挺立,成为两个朦胧而迷人的剪影。他们站在站岗,也在想家。

三山岛,迷人的岛。岛之夜的迷人,是因为她的神秘,空旷;是她远离大陆没有依托之感而带给人的那一丝微妙的恐惧。岛的夜宁静,岛的白天,少了一分神秘,多了些许明澈。这里住着一群兵,一群年轻的兵。他们守着岛,守着祖国的大门。他们训练,奔跑与呐喊。除了兵,岛上没有一个居民。岛像风景区,幸运的是,她并没向游客敞开她的怀抱,也因此,这里的海水才如此清澈湛蓝,沙滩如此纯白洁净。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里的春,比“山寺”的春来得还晚。我去采风的时候,是5月初,岛上花未开,树之叶芽才绽破,岛绿得若隐若现,像雾一般轻柔缥缈。山顶上有几株树枯死了,非但没有大煞风景,反倒增添一丝坚韧的生机。树历经数年,死而不烂,枯树虬枝,像仙女飞天,像玉凤来凰,飘逸俊美。兵们体能训练,喜欢奔突到山顶,在这里歇息片刻,看树,看更远的海。

职业习惯,我喜欢在岛上走,不放弃每一个角落。有些地方险峻,春明军医一直陪着我。同样是职业习惯,我会打探他们的状况。婚否?爱人或女朋友是哪里人?春明军医告诉我,他是吉大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生,喜欢军装,便“弃医从戎”。女朋友是他同学,在读研究生。

“多长时间见一次面?”我问。

“半年。”我知道,这样的见面周期,对热恋中的人,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当下的年轻人。一定是我心里的愁绪写在了脸上,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海岛上的军医,一年一轮换,年底,他就到陆地了。那时,与女朋友见面就容易多了。

“我们贺指导员,都在岛上待4年了。”春明军医说。

“他怎么腿瘸了?”我问。

我上岛时,指导员在码头接的我,他走路一瘸一拐,我当时问过他,他笑着把话题折过去了。

“滑膜炎,膝盖上,”春明军医说,“与海岛上的潮湿有关。”

午饭后,我同贺指导员在门前的臭椿树下闲谈。臭椿其实散发是一种香气。树干有水桶般粗,虽只是叶芽,依然绿荫如盖。贺指导员说,因为这株臭椿,营院门前无一苍蝇、蚊蚋。树下有石桌石凳,夏日,来客人了,

他们把饭菜端到石桌上,围坐一起。贺指导员家在丹东,小孩不到一周岁。他们父子只见过三次面。他把相机里的照片给我看,很可爱的一个男娃。同许多军人一样,静下来的时候,他看着妻子的照片,寂寞和孤独就被亲情驱走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游荡,流逝。他们有时觉得自己就是那海水,而家则是他们的岸,一个潮起,他们回家,一个潮落,他们离岸而去。这种聚散之潮起潮落,来得慢,去得快。而思想上的潮汐,频率却是快得很,每时每刻,我是深有体会的,刚上岛,就思家。

“4年,真不容易。”我说。

“还有9年的呢。我们的司务长,在岛上待9年了。”贺指导员说。

我顺藤摸瓜,找司务长谈。司务长看上去很年轻,但经不住细瞧,细密的皱纹从额头延伸到眼角,将他在岛上的沧桑铺展开来。我与他在招待所的沙发上对面而坐。全岛上,他待的时间最长,我让他谈谈在岛上的经历,他笑着说,没啥好谈的,经历太多,无从谈起。我说:“记忆最深刻的,永世难忘的。”他说:“其实也不远,就在去年春节……”他声音哽咽,说不下去。我看见他红肿的眼睛,知道触到了他的痛处,说:“算了,不说吧。”他站起来,克制着不让泪水流出。他说:“对不起,我……我……无法接受你的采访。”我说:“好吧,你请回。”

我其实不是采访,只是随便聊聊。我没想到话题变得如此沉重,就不再问。直到我离开海岛的那天上午,贺指导员告诉我,司务长不愿回忆往事的原因:去年的大年三十,他们被海浪阻隔在陆地。因为连续七天大风大浪,陆地的码头都封了,可岛上已无供给,更别说年夜的团圆饺子。他雇用地方渔船,平时熟悉的渔民都拒绝他:“太危险了,多少钱也不能出海。”他们也劝阻司务长别上岛。司务长找到渔政:“他们与家人无法团聚,央视的春晚又看不上(岛上无信号),战友间再不能围坐一起,吃顿团圆饺子,我这个当司务长的,心里过不去。”好话说了一箩筐,渔政同意借他一艘登陆艇,但不出驾驶员。司务长把几箱速冻饺子搬上登陆艇,坐进驾驶舱,钻进波浪里,像穿越一道道白色的墙。

“岛上没有信号,无法与他联系。我不希望他回来,但我知道他的性格,他一定会在除夕这天下午赶回来,我就在岸上等。他驾着登陆艇,像潜水艇一般,跌跌撞撞冲到岸边。我们把他从登陆艇里拽出来,他神情漠然地望着我,像是梦游中。”指导员说,“一连好几天,他都是这种‘梦游’状态,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不说,我也不问,我想,他一定是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或许是他不愿提及那次经历的原因。”



我恍然明白,一个在海岛上待了9年的老兵,讲不出一段故事。不是讲不出,是不愿讲。我想起他潮润的眼睛,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他司务长,我也叫他司务长。我想,他是称职的,他配得起这个称谓:“司务长”。

贺指导员让列兵夏雨照顾我,我高兴,我非七老八十,不需要照顾,但我喜欢同年轻列兵在一起,那样会使我忘记自己的年龄。饭后夏雨陪我在海边散步,有时陪我玩飞镖,定输赢。起先他故意输给我,后来发现他不故意都无法胜我,就羞红了脸。我愿意看他笑,一嘴洁白的牙,将他的年轻与健康一展无余。人的老,是从牙开始的。

我问夏雨,来岛上有何感想。

他说,他刚分到岛上,很失落,简直不想干,想家,想哭,但一直憋着眼泪,直到有一天,与他一同分到同一个新兵班,因为身体的原因,退回原籍,没能留下,那一刻,那个战友哭成了泪人,那一刻,他的眼泪哗哗滴。“那天我哭了半个晚上,战友的离开,让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岛上当兵,能留下是多么荣幸,多么值得珍惜。”

夏雨是湖南人,高中生,想报考军校。他告诉我,他学的是文科,考军校并不占优势。“考上了,读军校去;考不上,就回家。”